

33年不辍,浦江老人乐为他人“撑”开一片天

在浦江县浦阳街道宣和社区,有一位名叫边田牧的99岁老人,每天与破伞为伴。33年来,他把一把把破伞修理改装成便民伞、爱心伞,免费给有需要的人使用。

66岁开始修伞就再没停过

近日,笔者来到边田牧家,看见他坐在小凳子上,手中拿着一把破旧雨伞,边上放着修伞工具,麻利地修着伞。

“我一生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修伞只不过是老来的一个兴趣。”边田牧告诉笔者,他以前是个农民,由于浦江的发展建设,他从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直到66岁才开始学修伞。当时家人都劝他好好在家养老,别再折腾,可他总觉得生活中缺

修伞时不忘给人传授经验

“现在的伞,一把至少几十元钱;有的还防紫外线,要好几百元,坏了一点就扔掉,实在太可惜了。”边田牧说,每当他看到垃圾桶里有破伞,总会把它们带回家,修一修、洗一洗,伞又可以用了。“又节约又坚固,多好啊。”

“有些伞是伞面破了,有的伞是伞骨断了,还有些是伞柄弯了,但它们依然有存在的价值。”不管什么样的破伞,在边田牧的手中都能焕然一新。从儿童伞、短柄伞到长柄伞等,每个零件都能在他的手中重新

帮人修伞分文不取

这位年轻人修好伞后,要付修理费,边田牧果断地拒绝了。“帮人修伞,我从不收钱。”边田牧说,他们老两口平日里不愁吃穿,修伞只是为了让自己老有所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边田牧已经99岁高龄,但看上去精神矍铄,身体硬朗。邻居曹大姐告诉笔者,边田牧有一双巧手,平时经常帮邻里做这做那,总是乐呵呵的。“边爷爷生活很简朴,很多人找他修伞,都会递给他超额修理费,但他有自己的原则。”

“边爷爷每年都会把自己修好的伞送给邻居,一家一把,让我们很感动。”曹大姐说,边田牧的热心肠邻里皆知,大伙儿对他都特别敬重。他助人为乐的品质与事迹,还常常被父母们用作教育孩子的“教材”。

雕花印糕板记录绍兴老底子的美食

雨后的绍兴西街透露着江南古城的韵味,临近中午,走在叮咚的石板路上,鼻尖的空气中也开始夹杂着各种不同的美妙滋味。丁关根的木器店就隐在西街中,十平方米左右的老房子没有什么醒目的标记,门口只飘着一面“木器店”的小旗帜,铺面前放着不少木制品,最醒目的就数各种印糕板,上面的一笔一划,每一道刻痕都是丁关根的手迹。

印糕板是制作绍兴传统糕点的木头模子。从前在江南水乡一带,每到逢年过节、造屋上梁、添丁进口、拜寿婚嫁,家家户户都要用米粉做一些糕团。糕团往雕了花的模板上一扣,倒出来就是一个精美的小糕点,再放灶上蒸一蒸,就是一道美味。这些做糕点的雕花模板就是印糕板。

“每年清明节回绍兴的时候,我母亲除了做咸味的艾饺,还做甜味的

少点什么。

“当时家里恰好有两把破伞,我闲着没事就开始捣鼓,修了半天都没有修好。”边田牧性子好强,索性和这两把破伞杠上了。他说,为了学会修伞技术,他常走街串巷寻找修伞人,默默地站在一旁看他们是怎么修理的,回来后实践。几次下来,他就基本掌握了修伞的诀窍,手艺也逐渐娴熟。

“修伞好比医生要‘望闻问切’,把伞撑开,收起,再撑开,再收起,反复

组装和调配。他说,有时候两把同类型伞正好坏的地方不同,就可以把它们拆下来,再融合在一起,修好后又好用了。

在边田牧的影响下,99岁的妻子也常来给他打下手。“刚开始,她还觉得我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有些生气,后来看到修好的伞这么好看,竟然让我教她怎么修。”边田牧说,多年来他能坚持修伞,老伴对他的支持很重要。现在,很多人会慕名来到宣和社区找他修伞。

笔者正好碰上一位年轻人来修

两次,基本就可以判断毛病在哪里。”几次成功之后,边田牧竟对修伞“上瘾”了,开始主动帮邻居修理破伞。他说,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修就是33年。

“刚开始每天可以修10多把伞,现在年纪大了,手脚变迟缓了,但仍坚持一天至少修一把伞。”边田牧说,修伞已成为他下半生不可或缺的事,只要手脚还能动,眼睛还可以看见,他就会一直做下去,也希望自己修的伞能给更多人带去便利。

伞。“你把这雨伞是骨架钢条连接处坏了,可以用尖嘴钳和铁丝来修复,将连接处坏的铁帽卸下来,用铁丝代替,用钳子拧紧,注意铁丝拧完的头要朝里,以防刮坏伞面。”边田牧边修边向年轻人介绍修伞的方法,一步一步教他如何修伞。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有人愿意学修伞,我会毫无保留地教给他。”笔者看到,因为多年修伞,边田牧的手变得非常粗糙,手指上长满了老茧。但在边田牧看来,这些老茧是他生命中值得珍视的记忆。

“趁着现在身体还行,争取多修几把,有谁需要就给谁。”边田牧表示,看着自己精心修好的伞能够帮到别人,就已经很开心了。

如今,修伞已然成了边田牧最重要

的“工作”,偶尔他也坐在屋外看看报纸。他说,99岁的他什么都不想,过一天就赚一天,能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对自己而言就是最大的安慰。

季俊磊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昨天的报纸就是历史的见证。对纸制品收藏,收藏圈内有一句行话叫‘百年无废纸’。”近日,宁波市江东区百丈街道朱雀社区的党员王博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红色文化展。一张张、一本本有年代感的画报、红色的党章,无不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王博今年36岁,老家在河南洛阳,2008年来到宁波,在这里成家立业。

“在洛阳上大学期间,就开始专题收集《人民画报》。这几年,收集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包括《共产党宣言》、建党特辑、国庆专辑、党章等。”

在展柜的橱窗里,笔者看到了一本本红色的党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完整的一套党章,收集起来挺不容易。”王博说。

在王博的藏品中,最完整的的就是我国第一家大量使用彩色胶片和彩色印刷的期刊——《人民画报》,从1950年到2019年的69年间,共出版800多期,记录下了新中国的沧桑巨变。其中1950年7月出版的第一期创刊号上,有毛泽东主席的彩色大幅海报。《人民画报》经常会赠送大幅海报,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多是毛主席的画像。“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直接将画像挂在自家的墙壁上。”王博说。

这些藏品中,包括一套1966年到1976年完整的《人民画报》。这背后还有一个故事。

那时还在洛阳上大学的王博,常去古玩市场淘宝贝,一来二去认识了一个“破烂王”。“破烂王”知道王博在收集《人民画报》,有一次他拿到了1966年到1976年期间的一套《人民画报》,来问王博行情,王博估摸着大约值5000元。

王博大学期间每月的生活费只有300元,5000元对他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那套画报太珍贵了,可以说是我梦寐以求的,但实在买不起。我去过他家好几次,每次去都会恳求他不要卖给别人,等我毕业了,有工资了,就来买。”

2006年,王博大学毕业,2007年春节,他拿到了工作后的第一笔年终奖。“刚毕业那年工资不高,年终奖加上女朋友给的1500元,加起来一共4800元,终于买下了这一套画报。”

《人民画报》以图画作为报道形式,满满都是时代印记。比如1954年的年度封面,是给毛主席献花的少先队员;1956年11月的封面,是国画大师齐白石;1960年的年度封面,是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

在《人民画报》上出现过很多宁波元素。比如,1992年11月的《人民画报》上,有宁波的专题报道——《话鄞县》,刊登的图片中,有始建于唐代的它山堰,有亚美尼亚副总统兼总理慕名来到富庶的邱二村参观,还有天童寺、上李家村等的大幅美图,报道了当时的鄞县在各行各业的亮点。

每每看着这些精美的画报,王博仿佛打开了一扇扇历史的大门。“很多历史我们都是从父辈口中得知的,那段历史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有些陌生,对我们的孩子来说会更陌生。但有了这些画报,孩子就能触摸到这些历史。”他说。除了全套的《人民画报》,王博还有全套的《解放军画报》和《民族画报》。

这几年,他用自己的收藏帮很多普通人圆了梦。“我的爷爷曾上过《解放军画报》的封面,但不记得是哪一期了,能不能帮我找一找?”这是来自北京的张先生托付的一件事。张先生的爷爷曾是飞行员,一直和儿孙说起当年自己的照片上过《解放军画报》,但没有留存。王博找到了那期画报,“我把照片拍给张先生时,他特别激动,一个劲地说着感谢,说爷爷的心愿终于可以了却了。”

前两年,有个西安老兵辗转找到王博,说曾经和战友一起上过画报,但不记得刊登在哪一期了;一个来自北京的军属家庭,也一直在寻找当年报道过他们家庭的那期画报。碰上这样的事情,王博都会特别上心,一本本地去翻看自己收藏的画报,帮他们寻找,再拍照核对。“对一个家庭来说,这可能就是最好的记忆。能帮到他们,我自己都觉得特别开心。”王博说。

薛曹盛 陈葛泉成 徐性芳

王敏霞

宁波「80后」党员迷上红色收藏